

鸡排哥爆火之后 从6元的鸡排到上百万的“生意”

文图均据《新京报》

卖着单价6元鸡排的小摊，最近谈的是上百万的生意。

踩着细高跟的女人穿过油烟凑近，自称是名企老板的未婚妻，带来一份“百万美金合伙干餐饮”的邀约。一旁还站着瓷器店的老板，拍着胸脯，承诺要用百万年薪请摊主带货。这些莫名其妙的“富贵”，无一例外，都被摊主李俊永挡了回去：“我只赚我本分工作里能赚到的钱。”

本分工作，就是卖鸡排。李俊永攥着铁夹，围着油锅转了快十年。和其他商贩比，他除了会说几句搞笑俏皮的话，似乎也没什么特别。日子本该一直这么过，直到9月底的一个下午，一段拍他出摊的视频，火遍全网，李俊永成了人人谈论的“鸡排哥”。

48岁的人生忽然被推上浪尖。他努力适应“网红”这一新身份，在摄影棚里脱了沾着油点的黄色短袖，换上一身黑色西装，系蓝色领带，戴银边眼镜，给音乐节拍宣传照。被镜头框住之后，围过来的不只是好奇。有人眼红，有人质疑，也有人把李俊永的摊位当“朝圣地”——全中国流量最高的地方，从临沂拉面哥的家门口，到菏泽郭有才的车站广场，再到怀化晓华的理发店，如今转到了景德镇李俊永的鸡排摊。

可以预见，流量这次也不会停太久。但四面八方的主播还是端着手机挤进来，试图把短暂的关注也分走一点，或是等下一个，自己被选中的机会。

【中心】

鸡排哥头一回在世界上有了精确的坐标。打开地图，“景德镇鸡排哥”位于珠山大道——市中心的交通动脉。旁边是有70多年历史的中国陶瓷博物馆。

一个多月前，9月21日下午三四点，鸡排哥像往常一样出摊。旁边有所中学，学生密密麻麻围过来，喊着要买鸡排。这个个子不高、身形精瘦的中年男人，越过嘈杂声，手忙脚乱地维持秩序：“做完你的做你的，做完你的做你的……这种场面我还是在控制！”他语调急，带着本地口音，胳膊随着话音点来点去。探店博主的镜头捕捉了俏皮滑稽的画面，投进网络。

视频收到了200多万人的点赞量和转发量，而景德镇全市常住人口也不过160多万。在那之后，“太有情绪价值了”“活人感满满”，大量类似的评论，连带着视频传遍了社交平台。

10月15日这天，鸡排哥骑着电动三轮车登场的时候，等久了

的人们一下子躁动了，其他摊子前的客人也举着手机往这边跑，呼喊从四面涌来：“鸡排哥看这里！”外圈的人踮脚张望，有人举着手机上塑料凳，还有人干脆攀上一米高的人行道护栏，高喊：“鸡排哥，我爱你！”

鸡排哥不得不像个英雄似的，笑着向四面打招呼，同时还得维持秩序：“你们太热情了，大家让我一下好吧。”

随后，他麻利地支起摊位，鸡排下锅，油花“滋啦”炸开，烟直往人鼻子里钻。想合影的顾客，会举着手机突然插进来。鸡排哥额角沁出细汗，嘴角弯出弧度，一个手比“耶”，另一个手顾着锅，溅起的油点在手臂上烫出一个个红点。

出摊7个小时，生意不停被打断。鸡排哥依然注重提供“情绪价值”，他一遍遍重复：“为你服务是我的荣幸。”

【火一把】

摊子对面，从浙江杭州、广东广州、江西南昌等地赶来的主播，早早架好了直播架。

美食探店博主余斌（化名）算是最早发现“流量信号”的人。鸡排哥走红的第二天，他注意到，两年前来自己发上网的一段视频，突然有了很多新的网友互动。

视频主角正是鸡排哥。那时，鸡排摊在他家附近，“周边人都传这家鸡排味道不错，还有好多人拍视频。”他也刷到过，鸡排哥一边炸鸡排一边“自夸”：“我这个操作谈不上出神入化，但行云流水一定谈得上。”“当时觉得鸡排哥讲话很有意思，也就凑过去拍了条视频。”余斌的视频发布后，有上千人点赞。

人们带来一些口号和计划，想方设法得到流量的支持。有人举着“支持零彩礼”的标语挤到前面，让鸡排哥签名。卖酒水的商贩也凑过来，举着手机让鸡排哥喊“炸鸡必须配啤酒”。鸡排哥无奈摆摆手：“这种带着道德绑架，或者夹带商业观点的，我都不签。”

这里欢迎最纯粹的娱乐。喇叭里的叫卖声混杂着劲舞音乐，一个身穿豹纹露脐装、涂着鲜艳红唇的短发女人格外扎眼。“江排哥卖鸡排，他‘卖’鸡排哥。”开播不到一小时，在线观看

人数接近2万。”那也是余斌直播间在线人数最多的一次，全国各地的网友都急切地询问地址。他还收到了几十块钱的打赏。

当晚，五六名当地主播也赶到现场。鸡排哥注意到，顾客比以往多了一倍，大家都举着手机对着他。有人说，他火了。鸡排哥没多在意，“以前也有很多人拍。”

没过几天就是“十一”长假。网上传出的视频画面里，那个假期，人和车把这条路围得严严实实。

人们带来一些口号和计划，想方设法得到流量的支持。有人举着“支持零彩礼”的标语挤到前面，让鸡排哥签名。卖酒水的商贩也凑过来，举着手机让鸡排哥喊“炸鸡必须配啤酒”。鸡排哥无奈摆摆手：“这种带着道德绑架，或者夹带商业观点的，我都不签。”

这里欢迎最纯粹的娱乐。喇叭里的叫卖声混杂着劲舞音乐，一个身穿豹纹露脐装、涂着鲜艳红唇的短发女人格外扎眼。“江排哥卖鸡排，他‘卖’鸡排哥。”开播不到一小时，在线观看



10月15日晚，江西景德镇市珠江大道，鸡排摊前围满了顾客。

【互联网的饭】

洗家电的谢师傅也想火一把。

鸡排哥走红那几天，他正戴着橡胶手套拆空调滤网。客户聊起，“附近一家鸡排摊火了，天天排长队。”晚上收工回家，他瘫在沙发上玩手机，发现朋友圈、抖音里全是鸡排哥。

相对来说，王小江（化名）就熟练得多。

今年40出头的他，是真正意义上数字江湖里的现代游民。初中没毕业，王小江就出来闯社会，学过汽修，后来又转去学厨师。自己开的快餐店没撑过一年，他又去了大城市上海，在一家粤菜馆做厨师。

前些年，谢师傅咬牙买了房与车，身上挂着70多万元的贷款。但从去年开始，或许受经济环境影响，活变少了。“总得找条新出路。”9月28日那天，他去市场扛回100个塑料凳，直奔鸡排摊。起初计划很实在：向排队的人卖矿泉水，两块钱一瓶，买水就送凳子。

他性格内向，想先赚点“小钱”。但现场刷到郭有才——从小被寄养在姨妈家，进过厂、摆过烧烤摊的山东菏泽人。他当然也不会放过鸡排哥。今年9月底，郭有才的巡演结束，王小江把帐篷、锅碗瓢盆和直播设备塞进汽车后备箱，一路向北，开了1000多公里，扎进景德镇。

向镜头投降，摊牌，把常年穿的绿色工服换成了藏蓝色短袖，搭配西装裤和油亮的皮鞋。水不卖了，他忙着当现场的“秩序大使”；给排队的人递凳子，维持队伍秩序。后来，谢师傅有了新外号：凳子哥。郭有才是他的“人生偶像”。

他压不住冲动，买了票，坐着火车追去菏泽。

而且，他也不光追郭有才。人们的注意力不会在一个人身上停太久，网红一茬一茬冒，他就跟着跑。理发师晓华、女歌手唐艺，他都直播过。用他的话说，就是“哪里有流量就去哪里”。

去年5月，粤菜馆也要歇业，王小江被迫休假。人生卡在中间，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，他在网上刷到了郭有才——从小被寄养在姨妈家，进过厂、摆过烧烤摊的山东菏泽人。他当然也不会放过鸡排哥。今年9月底，郭有才的巡演结束，王小江把帐篷、锅碗瓢盆和直播设备塞进汽车后备箱，一路向北，开了1000多公里，扎进景德镇。



10月16日，江西景德镇市珠江大道，鸡排哥出摊后，顾客被吸引过去，其他摊位变得冷清。

【没意思】

直播了20多天，王小江的嗓子已经哑了。

鸡排哥也有变化。主播们有一致的感受：鸡排哥身上多了一丝“班味”。余斌好几次发现鸡排哥情绪不对。

日常生活已经被这些关注重新切割：走红前，他和妻子早上7点出摊，卖肉饼，午饭前收工，下午3点出摊卖鸡排，收工时间延至深夜，颠簸50分钟回家，备货到凌晨一两点，六七点起床再继续。

这中间，还得频繁应付一波波找上门的来访者。每次出摊都变得困难。最夸张的是10月3日，整条人行道，连同自行车道，都被堵死，三轮车陷在人群里寸步难行。鸡排哥站在车上，举起手臂，像一位即将登台的演员，对周围人说：“让我进入我的阵地，我要开始我的表演！”人们

笑起来。

收摊也一样难。喧闹持续到深夜10点，现场仍聚集着人，有人提议一起拍张合照，鸡排哥答应了，脚还没站稳，人就一窝蜂拥过来，把他逼到墙角。他没办法，用手挡住往前挤的人，扒开人群，情绪终于爆发：“我被挤到这儿，一点空气都没有，人都要窒息了，我喉咙现在连话都说不出来了。”

视频被传到网上，很快发酵出“鸡排哥失去情绪价值”的声音。面对这些争议，鸡排哥专门拍了视频回应：工作量确实大，略感疲惫，但会尽力调整。

回完一条，还有更多条。有人质疑用油不卫生，鸡排哥找到杭州、南昌两家检测公司，拿着检测报告在摊前反复证明油没问题。有人翻出他的家庭信息，编排出各种版本的故事，说他靠卖鸡排赚下千万资产，在景德镇

有好几套房。他对媒体一遍遍讲：自己19岁技校毕业，当过钳工，干过厨师。结婚后，和妻子、儿女一家六口挤在三四十平方米的瓷厂宿舍。后来夫妇俩摆摊，卖土家酱香饼、凉皮和烧烤、鸡排，靠这些小本生意，搬进了小区房子。

他对中国学生群体特别关照，是因为家里也有两个读书的孩子，情感上亲近。有学生找他借手机打电话，次数多了，家长也存了鸡排哥的手机号。有家长记得，自己孩子付钱的时候，发现忘记带饭费，鸡排哥听了，不仅没收钱，还塞给孩子20元，让他吃午饭。

偶尔，可能是累积的疲惫冒头，他会不如往日活络，不再主动搭话。

有顾客提着鸡排离场，觉得有些扫兴：“鸡排哥怎么不说话了，不说话拍他就没意思了。”

【散场】

“再火的网红，热度总有下去的一天。”王小江也深谙此理。他一次次看见流量如何一夜涌来，又如何悄悄退去。

余斌记得，国庆节头三天，打开鸡排哥本人的直播间，在线观看人数都在10万以上。即便是余斌这样的小主播，只要对准摊位，观看人数也能冲到两万。

好景不长，平台开始出手限制。主播们很快发现，他们无法再在抖音上直播鸡排哥。

余斌不甘心。他跟着其他博主转去视频号、快手，但也沒带来预期收益，“现在一天变现的钱，可能连一份鸡排都买不起。”他在鸡排摊旁支起小摊，卖柠檬水。

鸡排哥现在的直播间，观众基本在8000人左右。对于关注度的下降，他似乎不是很在意，他一直强调，那些流量从来都不真正属于自己，“如果不曾拥有，又何谈失去。”

更让他开心的是，现在走在路上，会有人喊他“凳子哥”。“虽然很多人没关注我的抖音，但知道我这个人的存在，我还挺享受的。”所以，直到现在，他还是每天来到鸡排哥的摊位，发凳子，架起手机，镜头对着自己。屏幕上的在线人数徘徊在二三十，凳子哥不着急。

“鸡排哥也一样。”彼此身上，都是命运的倒影。最近，直播收益下滑，王小江从40块一晚的民宿搬出来，在停车场旁的荒地上搭帐篷。身上的花衬衫几天没换，头也几天没洗，碎发贴在额前。“蹭别人的流量终究不长久。”他仔细调整支架角度：“都走了，机会就不来了吗？万一凳子哥也被看到了呢？”